

下雪的时候

□高明昌

在我印象里，雪是白的，雪是软的。雪的下法是飘舞的样子，雪可以薄，也可以厚，厚是因为下了三天三夜。三天三夜的雪啊，把大路、小路都染白了，绿蓝与黄黑的田野全部泛白了，还有屋顶，还有大树，它们也都白茫茫了。世界上最宁静、最宽阔、最庄严、最神性的覆盖是雪的覆盖。当茫茫大地，雪白无边的时候，人就会看到雪上纯银版的静谧、祥和以及光芒，就会想到雪的神秘与力量。是的，雪下了，天与地就会浑然一体，那时，天就敞亮，地就干净，人就澄明。

童年时，看到了这样的雪，人就心花怒放。因此一直对雪非常憧憬，憧憬是圣洁的。老人说：雪下了，下得很多，盖住了地，虫就会冻死，来年就一定丰收。我很相信，所以在雪的渴望里看见了棉花的花苞，看见了稻谷的穗头，这个渴望是时代的渴望。那时候，大地依然贫穷，贫穷的孩子也做着富裕的梦，总感觉梦里的雪随时可以下，要下多大就多大，要下多少天就下多少天，天随人愿，在那时是真实的。老天爷悲天怜人，隔几天，就给送来皑皑大雪，就给预报夏天的丰硕。

这种天人合一的故事持续了好多年，也不知从何时起，我们在冬日的天气里一直看不到雪花，这是为什么？有人说，天暖了。天暖了，雪就不下了么？不见得，雪还是要下的。那天傍晚时分，我看见雪下了，雪花也蛮大的，雪白的，可是一会儿就小了，变成了稀稀落落的粉针，犹如沫状的碎屑，到地上就散了，看不见了，连个痕迹都没有。后来，雪干脆不下了，只留下一个灰灰茫茫的天宇，一个像要下雪的天际，却像天罩一样盖住了整个的人间，立时灰暗、阴沉，很烦心。

这是一种衰败的迹象。我

留意到了村庄和百姓。是的，冬日阳光十分慵懒，田野特别烦躁、空气也是非常郁闷。河床小了、树干枯了，鸟看见人飞走了，连狗吠也是三两声。但家里的青菜很大，菜叶很圆，很绿，菜根非常壮实，一棵菜要比过去大好几倍。红萝卜粗了，洋山芋也大了，像臂膀、像拳头。仔细看土地，土地极为板结，不蓬松，不细软。有人告诉我：这土地里的青菜、红萝卜、洋山芋都是用了药的，所以吃它们就是吃药。这个说法，胆战心惊，但你还得吃。

这与雪无关，但一定与雪有关。这前几天，在老家说起了冬天的冷。冬天啊，只要一下雪，屋檐总是冰柱倒挂，树上总是竖挂着刀削的冰棍，河结冰的时候，河面一定可以走人，早晨淘米烧饭，一定要用铁搭撬开冰面，声音一定响彻村庄。这与夏天一样，夏天就是热的季节，中午的时候，地面一定要滚烫，太阳一定亮得睁不开眼睛，人一定可以到河里去游泳，下雨的时候，鱼一定会拱水。这一切就是季节宏宽的赐予，也都是规矩，都是规律，都是天地本有的四时秩序。

我感到了不安，因为今年的冬天，当我们看见雪想欢呼，想拿起相机想给雪拍照留存的时候，雪突然不下了，寻遍宅前屋后的角落，就是没有看见一堆雪。一堆雪的情景已经不在生活的世界，大自然的世界里了。这让我感觉到了冬天的远去，越是远去的東西越是想念，我也是……我开始怀念起过往的日子，怀念那些流逝和将要流逝的东西，比如无边的田野、潺潺的小河、奇异的花草，而我心里最想看到的就是一场雪。现在，我看了半天，雪还在下，越来越大，越来越密，我想问老天：你又开始讲秩序了么？

田野里走出来的广播新闻人

□晓鹿

本期《新闻老战士》节目要从我手上的这本《青浦总商会》双月刊说起。今年恰逢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捧着这本富有时代气息、展现企业家精神的财经杂志，感到特别厚重，有分量、有温度。当听说这本双月刊在青浦大地不胫而走时，我们急切地往上海最冷的一天，1月12日早上前往青浦，采访双月刊执行主编石坤云先生。

我曾纳闷儿，这本双月刊无论是封面人物，还是其他人物，呈现的都是年富力强的中青年企业家的风采，为什么会是一位退休老同志担任主编呢？待我们见到来接我们的石先生时，我才强烈感受到，石坤云先生虽然年近七旬，但他的精神面貌和身形举止与年轻人并无二致。

其实，这本双月刊就是石坤云先生创办的。虽说有机缘巧合的因素，但退休以后的这次发挥余热也应验了一句名言：“机会青睐有准备的人。”

七年前，石先生刚退休不久，偶遇以前与他同村的老乡，青浦区委统战部副部长、工商联党组书记李金荣先生，听说石先生退休了，李部长想起1992年时，在青浦边远小镇蒸淀乡（今练塘镇），石坤云先生参与创办了上海富民经济开发区，那时石先生负责对外宣传，通过他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很快扩大了上海富民经济开发区的知名度，全国各地的创业人士都知道，华东地区有一个民营经济开发区。

现在，石先生退休了，可以继续宣传青浦的民营经济啊。于是，这份由青浦区工商联、青浦区总商

会主办的内部刊物，就由创始人之一的石坤云先生一手创办起来了。

一晃已过了六个年头，出版了36期，每期封面人物推出一位企业家，宣传他们爱党、爱国、爱人民的精神和情怀，为青浦人民提供了一个个充满了正能量的企业家形象，在青浦企业家中广为传扬，也得到青浦区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石坤云先生退休前长期从事青浦广播电视工作，退休后创办杂志可谓二次参加工作。能承担这份重任，说明石先生是很有底气的。这份底气从何而来呢？

石先生年轻时种过田也干过其他工作，他爱好写作，担任了农村广播站的通讯员，也叫“土记者”。当时，青浦县乡镇广播站都采用他的稿件。《青浦报》创刊后，他又积极投稿。石坤云还为《解放日报》等投稿，引起了乡镇领导的关注。当时，他的家乡盈中乡广播站正需要编辑，负责宣传工作的党委委员，就找到那时在他当会计的大队来商调。那年33岁的石坤云，真正走上了有线广播编辑记者的新闻从业道路。

石坤云写广播稿可以说是挥笔成章，尤其擅长写人物通讯，石坤云写的通讯稿件，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农村广播采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农村组，更是经常采用他的稿件。同时，《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中国妇女报》、《中国农民报》等报刊都采用他采写的稿件，他成为青浦对外宣传的推手。

石先生先后在家乡盈中、蒸淀、大盈、赵屯、白鹤等乡镇广播站工作。石坤云从事新闻工作28

年，加上十多年的通讯员经历，累计起来有四十年新闻从业生涯，有天赋固然是幸运的，但勤奋更为可贵，使得他退休以后二度工作发挥余热是水到渠成，具有满满的自信底气，能够胜任这份工作，向青浦企业家们交上一份合格答卷。

退休七年多来，石坤云有幸交了一批青浦企业家朋友，而且从采访的这些企业家身上也能汲取力量。石先生认为，这些企业家之所以能跟上时代步伐，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是生逢其时，生在了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的好时代，他们靠着党的好政策，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奋，走向了成功。

石先生在肩负繁忙采访任务的同时，还担任了上海老新闻工作者协会青浦分会的副会长。在党的十九大召开以后，青浦分会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如“播音姐妹花”学习小组，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还与女企业家协会联谊，共同开展学习活动。

尽管石先生已经奔七，生活节奏应逐渐慢下来，但他在行动上却保持了年轻态的节奏。他喜欢旅游，还学会了跳舞。退休后，他报名参加了青浦交谊舞培训班，两年里，通过初级、中级、高级班的学习，学会了各种舞姿、舞步。

当然，最喜爱的还是写作。石先生有一个规划，等工作停下来时，计划出两本书，一本书是企业家人物专访。上海的新闻界朋友曾评价说，石先生的企业家人物专访可提升到报告文学的范畴。另外，家叙散文等文章也准备集结成书。石坤云希望到七十出头一点时，能实现这两个计划。

啊，梅花岛

□张国宝

叹。接过儿子递给的导览图，我几乎惊呆了：2千亩合百万多平方米的梅园，四处河流环绕，中间水系逶迤，多个大小错落的湖泊，稍点、竟然是18个岛屿组成的梅花群岛！

置身园内不敢置信——梅花的海洋啊！如红色滚滚的海浪、如银白色滚滚的海浪、又是红色与银白色相间滚滚的海浪；立体的、错又交叠的，枝梢迎风抖动着摇曳着而显得纷纷扬扬的。放眼远眺，无边无际的梅花的波浪。一个个梅花岛，4至5米高的6至8米高的，有馒头状有山峰般尖顶、有两侧斜坡渐成堤形，因而梅花的海洋更是高低起伏，千姿百态。岛与岛之间，或梅堤相接或高高的半圆形石拱桥相跨、或曲曲折折的木栈越过湖面相衔两岛。环路上、拱桥上、木栈上，游人如彩练般流动着。每个岛上，“满山遍野”的游人，几乎都是高擎着手机，摄着梅花的奇景和人在梅花下的美景。偶有游人攀动枝梢而落下一片“梅花雨”，真是“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更引得阵阵欢笑声。阳光洒在千株万株上，数亿万朵梅花浮光抖影；阳光落在水面上，给河面上湖面上倒影中的梅花缀满无数光点……迎春的交响曲呀！远处传来的东海波浪的喧哗声与杭州湾的潮声，数亿万朵梅花抖动的索索声、万千游人欢乐的笑声话语和歌声……

又见远远近近梅花丛中，耸立的朱红色的厅、亭、阁……

尽情的欢愉中，曾是村上邻家的“大位子”冬冬奔了过来。冬冬是儿子儿时的伙伴，现在居然已是

公园栽培园艺师，一阵寒喧后他话语滔滔：“126个品种总计4万株梅，全国最大、举世无双。空气质量天天优级，负氧离子高达2520个/cm，市区的数倍。最高级的有机栽培……”说话间已步入一派唐风的唐梅厅，眼前的景象令人震惊：独株唐梅，历经1千2百多年，仅剩下2柱梅桩，近2米高，却2人合抱的粗大，但似枯朽的梅桩上耸立出10多支枝条，或直立向上或斜刺向上，支支都是“铁骨红”梅花簇簇绽放。我伸脸贴近梅桩一嗅，好个“骨中香彻”。“哈，叔，定个路线图吧！”冬冬说着，在旁边石桌上摊开大大的梅园景点图，他兴奋地指着如数家珍：“姐弟岛上梅王‘墨梅’与梅后‘绿萼’，2百年之久，形态之奇旷世罕见；美人岛美人梅，株株都是红色的‘宫粉’梅花、与萼是绿的花瓣是白的‘萼梅’同树奇放；56株‘民族代表梅’，12株‘百年寿星团’朱砂梅；晋梅厅、宋梅厅、香雪海天阁处处奇梅古梅‘深藏’；探湖畔踏梅雪、寻梅踪……

“一岛一岭一奇景，疑是九天落仙境。”我忽然想起母亲，决计驱车回去接她来……我顿悟：神州故国自古代始，已是农耕人家栽培株株，视为珍爱。梅花，已是华夏儿女信念和精神的图腾。“刀风霜剑千尺雪，唯见梅枝抖蕊红。”她彰显铮骨傲然与百摧不折地斗寒迎春；炎黄子孙数百年来自数千年来的盼的与奋勇拼争的就是家国春的到来，是今日东风浩荡万千蓬勃的春！

梅花岛，此景更胜天上有。

从一副对联说起

□赵春华

最近去朋友处喝茶，喝至半途，他拿出纸和笔，说是狗年将到，拟就一副对联，一起推敲推敲，话落，他在纸上写道：“海宁昇平话新政 山峙渊渟进戊年”。他说查过字典，这个渟是水停滞的意思，习主席执政后，中国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推出一系列新政，中国犹如大山雄峙在宁静的水渊之上，在高歌猛进中豪迈地跨入狗年！我听后不禁击节赞赏！

我这朋友已过知天命之年，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从岗位上退下来已经十多年了。他文化程度不高，年轻时当兵，戎马生涯20多载，但他好学，一部《红楼梦》几乎被他读烂了，近年来又爱上了书法，潜心挥毫，小篆写得出入化。我是很钦佩他的。

然而对他拟的这副对联，由于我的无知，向他提了点意见，我说对联的下联尾字应该仄声，你的下联尾字“年”是平声啊！被我一说，他也愣了，嗫嚅地说，可能不合规矩，得重新拟过。

过了几天，他给我发微信，说请教多方，上声去声都归仄声，对联上联最后一字必须仄声，下联最后一个字必须是平

声。读了他的微信，回头看他的对联，是完全中规中矩的呀！这让我汗颜不已，但他接下来又发过来一条微信，则让我感动不已了：“于我而言，学到了一点知识。不过，太较真也是我的缺点，自己明白，但改不了。”我说：“这叫江山易改，禀性难移！还是较真的好。”

一个过七奔八的退休多年的老同志，还如此关心着国家大事，并不因为卸下了工作的担子而思想上懈怠下来，却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在心头，位卑未敢忘忧国啊！一副关于狗年的对联，字里行间充盈着这种心情，这样的怀抱与胸襟。更难能可贵的是，并不因为“老冉冉其将至矣”而停止了学习和钻研的脚步，还在孜孜矻矻地学书法学写较难写的对联，这不是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吗？！人生有涯，学无止境，他是深得其中的味味的。相比之下，我缺乏朋友的这种怀抱和精神，看报看题，粗枝大叶，作事马虎潦草，总觉得来日无多，不如趁着尚能吃尚能动时，多吃点多走走，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朋友的胸襟与精神，对我是鞭策，是激励。对所有的老同志呢？